

一蓑烟雨乱平生

章宪法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道尽了苏轼的超然与旷达。这首记事抒怀之作，是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。苏轼一生仕途困顿，黄州既不是被贬的第一站，也不是最后一站，他挥之不去的“一蓑烟雨”，究竟从何而来？

自宋仁宗时科举入仕，至宋徽宗时逝于获赦北还途中，苏轼宦海四十余年，正值北宋王朝至为激烈的党争时期。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历朝历代朋党之争屡见不鲜，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朋党观最具特点。罗家祥在《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》中，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，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六十年间的党争历史，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、统治集团的作为，以及政局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影响，揭示士大夫政治走向僵局的必然性。苏轼之坎坷，正是北宋朋党之争的直接反映。

苏轼以诗文书画闻名后世，其官僚士大夫的本质往往遭掩盖。北宋政坛上的苏轼，其实比文坛更活跃。为解决北宋王朝深重的政治危机，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，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新、旧党之争中，苏轼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。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上书攻击新法，由此被贬出京，任杭州通判，后改密州、徐州知州。

客观地讲，苏轼的政治智慧远不及其文艺天赋，更无王安石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真实的苏轼，正如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奏章所云，苏轼“初无学术，滥得时名，偶中异科，遂叨儒馆，有可废之罪四”。对政治的认知有限，又深度介入朋党之争，是深具文人属性的苏轼之悲剧所在。

李定之说并非子虚乌有，党争中的苏轼不断以诗文制造混乱，破坏新法：朝廷扶助贫民，苏轼诗曰：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；朝廷整顿吏治，苏轼诗曰：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”；朝廷兴水利，苏轼诗曰：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”……自熙宁之初，苏轼一直反对变法，以其有如泉涌的妙思，写下大量诋毁新法的诗章。苏轼还将诸多诋谤新政的诗文，刊印或刻石。苏轼文名极盛，加之守旧派官员的推

波助澜，这些诗篇广为流布，“流俗翕然争相传诵”，成为新法实施的显性障碍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四月，湖州知州任上的苏轼上书神宗，再一次“愚弄朝廷”，与之积怨甚久的新党欲置其于死地。这桩北宋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尽管有欲加之罪的嫌疑，但案件的审理与处理，仍不失公允的一面。最终，诗案因政敌王安石“一言而决”，苏轼得到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苏轼能在黄州感受“一蓑烟雨”，已经属于不幸之中的万幸。

平生的“一蓑烟雨”，又绝不仅仅是苏轼的个体命运。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宋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因哲宗年幼临朝听政，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。完全颠倒的时局，苏轼似应走出人生的“一蓑烟雨”，但是，本来站在新党对立面的苏轼，此时竟又站到了旧党的对立面。

苏轼在给朋友滕甫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新法之初，辄守偏见，至有同异之论，虽此心耿耿，归于忧国，而所言差谬，少有中理者。”二人在熙宁之初皆百般反对新法，但苏轼又是睿智的，在旧党尽废新法、倒行逆施时，看出并承认新法所获得的社会效益，从而对熙宁之初的所有言行，感到由衷懊悔和深切自责。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苏轼只能再度自求外调，步入新的“一蓑烟雨”。

苏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：蜀党领袖，其弟苏辙更是党争中的急先锋。“元祐更化”没有带来苏轼命运的改观，主要见于旧党内部“洛、蜀、朔党争”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苏轼因文采过人、声名远扬，高太后对苏氏兄弟始终抱有好感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太后去世，新党再度执政。北宋政坛戏剧性的变化，带给苏轼的竟是惠州之贬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至儋州，这里是宋朝至为荒凉的极边之地。
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其人生厄运无不与其深陷朋党之争相关。《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》深刻而系统地研究了北宋党争，廓清了弥漫千年的“一蓑烟雨”，也廓清了一个王朝的“一蓑烟雨”。

积叶听声

郭华悦

落叶积得多了，可听种种声音。

朱光潜喜欢听落叶上雨声。平日里的雨，是一种声音，可落叶上的雨，则是另一种声音：小雨如琴，清脆短促，大雨如炸爆米花，密集浑厚。细小的雨，若是落在地上，须得侧耳聆听；但落在厚厚的积叶上，却犹如被放大一般，格外清晰。

落叶，也能用来听风声。

天气一冷，风也肆虐起来。紧一阵，慢一阵，掠过大街小巷。风紧的时候，落叶哗啦哗啦，被风裹挟着，是一首急促的进行曲；风慢的时候，落叶悠悠闲闲，轻轻荡荡，彼此之间碰撞的声音，更像是互相的轻抚。

落叶，还可以用来听脚步声。

闲听落叶时，若是有人来访，人未到，脚步声先到。有急促的，踩在落叶上，吱吱呀呀，与当事人焦心如焚的状态，不谋而合。也有清脆的，一声紧，一声慢，不疾不徐，脆响与脆响之间，总隔着那么点时间。

于是，听声而辨人。若是后者，那自然是同道中人。能于碌碌俗世中，踩着落叶，缓缓而来，还能有闲心欣赏风景，不紧不慢，那便是有心人。与这样的人，适合来一盏清茶，娓娓闲话，共听落叶带来的大自然的天籁。

世上本多天籁，奈何有心人不多。而落叶，似闹钟，当你为俗事而焦头烂额时，这闹钟便提醒你，人生除了负重，还有乐趣。积叶将这些本不太引人注意的乐趣放大了数倍，让来自大自然的声音，更加清晰、明确。

落叶成山，无论风雨，都是俗世中难得的耳福。而要一饱这样的耳福，只需一颗能在俗世中静下来、慢慢品味的心。



天地之间 吴海明 摄

贾湖骨笛

王振羽

骨笛，你好。早就听说了你，起初还有点将信将疑。是在九千年前，你就被先人们磨制出来，有别于耒耜，有别于石器，有别于刀叉，有别于渔网，你是骨笛一把啊，如此玲珑小巧，如此盈手可握，居然可以吹奏出不同的音符，令人遐思无限，浮想联翩，这在多少人的印象与想象中，是多么的奢侈超前与不可想象啊。

国庆假期，秋阳暖照，陪父母过湛河，再从简城古渡口过沙河来到这里，被称作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所在。这一方水土，就在沙河南岸，离汝水与沙河交汇处不远，也许隶属北舞渡镇，或者是归章化镇所辖，这些集镇的街巷上都有贾湖的旗帜招摇，摇曳在浩瀚无垠的江淮平畴。贾湖，也许当年曾有湖泊，烟波浩淼，如今已经难见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湖泊大水了，而是正在秋收的一望无垠的苍茫原野。黄豆、花生、红高粱、红薯，这些黄淮平原最为常见的庄稼，有的已经收割，有的正在归拢，有的还需等待几日。寒露已过，小麦也要开始播种，真是四季轮回，各有次序，一茬接一茬，忙乱不得也耽误不得的啊。就在这样的近乎司空见惯的阔大平原之上，毫不起眼的一条乡间公路的南侧，不算太大也并不局促的近乎农家的宅院之内，低调内敛的草庐，一字儿排开，疏朗有致，不惊不乍，没有大而无当的牌匾，没有声势显赫的铺张，只是草庐数楹，不疾不徐，宛然迎客，在气定神闲中洋溢着一种恬淡、自然、平和、娴雅。

陪着爹娘驻足在存放骨笛的柜子前，凝神瞩目这两把骨笛，它们算是这一方考古遗址最为珍贵的稀罕物件，说它们是镇馆之宝，也丝毫不是夸张。它们静默无声，悄然斜立。每把骨笛的七个小孔，深邃幽然，令人心颤。凝神闭目细听，仿佛有音符从中汩汩流淌，宛若天籁。骨笛的声音，陪伴过先人们一天劳作之后的寂寞长夜，陪伴过孔子带领弟子们仆仆风尘周游列国的尴尬难耐和持之以恒，陪伴过魏楚争锋晋楚博弈的猎猎战旗和车辚马萧。距离此处不远的章化台、简城、炼石店、妆头等古老的村镇名称，无不散发出穿越数千年春秋寒暑的历史信息、悠悠万事。

谁说水稻只在江南栽植培育，滋养民众？贾湖也曾经是喜看稻熟千重浪，也曾经是豆菽遍地丰饶富足。刀耕火种、艰辛劳作的间隙，先人们也有在月光下聚集休闲的难得时光，骨笛声声，弦歌不辍，有张有弛，繁衍生息。在看似短小普通的这一把轻盈的骨笛之内，因人的吹奏空气的震颤而发出变幻莫测的声音，或高亢激昂，催人奋进；或低沉悱恻，缠绵悠长；或欢快戏谑，引人发笑。凡此种种，成为一种娱乐，一种休闲，一种放松，一种人生的享受。骨笛吹奏者会逐步演化而成乐工吗？会脱离劳作而成为一种职业吗？薄技在身，肩囊之中存一把骨笛，行走在不同的部落之间，或沿河而上，或顺水而下，独木舟行，徒步四方，因骨笛的声音而少了争斗，多了平和，因骨笛的传播而多了亮色，少了血雨腥风。谁能说这一把小小骨笛，不会是后来更为繁复的编钟的一种嚆矢与先声？

这是九千年前的先人们的天才创造，它们陪伴先人们生生不息、散枝开叶，它们陪伴先人们征伐决斗、开疆拓土，它们经历了多少雪雨风霜，见惯了多少兴亡存续、潮起潮落。

告别贾湖遗址博物馆，一路东行不远，北舞渡镇静静坐落在沙河南岸。北舞渡，舞阳北的渡口之谓也，这里的胡辣汤，很有名，好喝。

